

日内瓦伊核对话的成与败

11月8日，伊朗与美、法、英、俄、中、德六大国在日内瓦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了为期3天的协商。

记者 邹珊



11月10日，伊朗核问题新一轮会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图为伊朗外长扎里夫（中）出席新闻发布会

协商旨在劝说伊朗中止可能赋予其开发核武器能力的活动，作为交换，联合国将放松针对伊朗的部分严厉制裁。但协议未能如期达成。美国国务卿克里认为伊朗应对此负责。因为伊朗坚称自己的核项目仅仅是为了和平民用目的，并不接受六大国于9日一起提交的草案。而自8月上任以来就向西方示好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也未带头做出理想让步，他反而表示：德黑兰政府有自己不能跨越的“红线”

华盛顿卡内基和平研究院访问学者哈桑（Oz Hassan）告诉本刊：“鲁哈尼并非完全的口是心非，他的态度是伊朗的内部协商与外交策略共同作用的混合产物。在国内，他需要哈梅内伊的支持。所以，由于要确保伊朗继续其核周期控制，他明显还没有下定决心让步。这就是我们看到了伊朗‘红线’的原因。但是，因为国际制裁已严重地影响了其内政形势，伊朗现在是愿意坐到日内瓦谈判桌前的。在此方面，鲁哈尼和内贾德是不一样的，他以不同的方式权衡问题，能清楚意识到伊朗的处境，这很重要，也是我们在日内瓦取得了些许

胜利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终于开始直接对话了，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也是30年来前所未有的。”

但是，法国并不满足于此。法国外长早些时候表示，法国认为协议草案与原先设想的相差甚远，不愿参与。他们坚称，伊朗必须中止正在其西部城市阿拉克生产钚的反应堆的运转工作，同时要求降低伊朗库存高浓缩铀的纯度。这一做法招来了伊朗方面的批评，认为阻碍协议达成的不是自己，而是法国“不让步”的态度。

《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分析说：“最近，法国刚刚向与伊朗有仇的沙特政府出售了一大批武器。所以，其短期动机应来自对于美国的叙利亚决定的不满。当时，法国战机已进入待飞状态，准备好了向阿萨德政权发动袭击，可奥巴马却边与国会商量，边将一切叫停。法国在被告知此决定前，一点通知也未得到；而历史地看，西方世界未能成功阻止朝鲜的核弹；近些年中，他们与伊朗以各种方式重建关系，也失败了。这些均说明，以法国为代表的强硬派

的怀疑是有道理的。2005年，通过协商，朝鲜曾与国际社会就核项目达成协定。作为放弃该项目的回报，国际社会在经济和外交上给了朝鲜一系列奖励。但是，此协议变成了‘一枚哑弹’。2006年，朝鲜成功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他们测试了一枚以钚为基础的核弹，而不是以浓缩铀为基础的。所以，法国坚称，与伊朗的早期协议不仅只应涉及浓缩铀问题，也要对阿拉克核电站制造的钚进行处理，是格外重要的。”

“但是，为了地区和世界的安全，协商需要继续进行。如果伊朗充分地发展核武器，一场核军备竞赛将由此展开，并走向失控。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会想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系统。这将打破《核不扩散条约》，不仅危险，还将破坏所有为创造‘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所做的努力。”哈桑说。

这也是美国鹰派的担忧所在。美联邦参议员梅内德斯10日表示，在达成可接受协议前，国会应考虑对伊朗采新经济制裁可能性。“支持制裁的人认为经济压力是奏效的。现存的制裁说服了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并且同意为自己的核项目设限。所以，在他们眼中，更为严酷的制裁将给伊朗带来更多压力，有助于美国与其达成更好的协议。”美国国防部前伊朗外交政策顾问克罗宁（Matthew Kroenig）告诉本刊，“但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构是独立的。现在，奥巴马政府反对新制裁，并极力游说国会再等上几周，不到协议彻底泡汤不要制裁。我认为，国会最终会与政府的合理要求达成一致，放弃此计划。”“如果国会中的鹰派成员成功地强迫政府通过了新制裁方案，那么接下来的任何外交进展都将非常困难。但是，美国政府仍在坚持以降低制裁标准换取伊朗的核透明度以及危险核活动的终止。目前，以此为方向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外交势头还是十分强烈的。”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海曼斯（Jacques Hymans）也这样告诉本刊。■

中断天然气进口：乌克兰的“冬季筹码”

11月初，乌克兰主动停止从俄进口天然气，改从地下储气库抽取国内天然气消费。理由是：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已拖欠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约8亿美元，无力偿还，且不想继续借债。

记者 / 邹珊

因天然气的供应价格、过境费和债务偿还等问题，俄乌双方曾多次爆发争执，乌克兰甚至两次遭俄方“断气”。“关键问题来自双方合同。合同中，俄方定价过高。由于乌克兰家庭消费不起，国内天然气价格与进口价格的差价要靠国家预算，甚至债务来负担。并且，合同所要求乌克兰购买的天然气量，远远高于其所需。”瑞士智库“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格拉茨（Jonas Grätz）告诉本刊。

俄罗斯提高气价的做法始于乌克兰“橙色革命”爆发、乌政府开始执行亲欧美政策之后。哈佛大学政府学客座教授布劳恩（Aurel Braun）告诉本刊：“‘俄气’这个能源巨头，在很多方面都是俄政府外交政策以及政经战略的中央工具。而向乌克兰售卖天然气，并通过其管道将天然气间接送达欧洲，则是‘宏大俄罗斯战略’的一部分，以及普京重振俄罗斯联邦‘超级大国’地位的全球野心的一部分——普京政府相信，在前苏维埃空间重新恢复经济掌控权，并说服甚至强迫其他原苏联组成国加入以莫斯科为首的欧亚关税同盟，是俄

国重振昔日威权的一剂灵药。但对乌克兰而言，俄国天然气向来是莫斯科霸权的象征。”

虽然宣称缺钱，但乌克兰其实并非没有还债能力。乌能源和煤炭工业部长早前表示，乌方已结清9、10两月的购气费用，8月份的欠款也已支付了20%。同时，鉴于该国自11月起加大了从欧洲购气力度，部分评论家猜测，“主动断气”行为与乌政府于9月通过了与欧盟签署的《联系国和自由贸易协定》草案有关。

“虽然野心勃勃，但俄国经济高度依靠能源出口和军备生产，类型单一。所以，原苏联国家，包括人口超过4000万的乌克兰，选择投靠其他经济组织并不奇怪。若能源独立，基辅将能更好地与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压力抗衡，并向更具吸引力的欧盟靠拢。”布劳恩说。德国外交智库“SSC欧洲”的CEO舍费尔（Sebastian Schäffer）也告诉本刊：“乌总统亚努科维奇一直试图在欧盟和俄国间寻找利益平衡。欧盟的‘联系国协定’一旦签订，普京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项目‘欧亚联盟’

将受到直接威胁。因为乌克兰与欧盟的关系可能更为紧密，而俄罗斯也将失去其头号贸易伙伴的地位。亚努科维奇从未彻底拒绝过加入欧亚联盟，但是最近他开始认识到，有俄罗斯这个强势搭档在，乌克兰在该联盟中很可能只会处于次等位置。而与欧盟的关系则更平等一些。所以，如果能够摆脱对俄国的能源依赖，那么该国以此为由向乌方实施政治压力的可能性也会减弱。”

然而，在与俄方磋商后，乌克兰又于16日恢复了之前的购气协议。格拉茨说：“其实，乌克兰在丰富其天然气供给源上并未尽力。通过斯洛伐克，欧盟可以向乌克兰大量提供天然气，并且欧盟现在已经在提供帮助了。但是，‘乌气’并没有接这一茬，连欧盟提出的问题也不予以回应。”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乌方在使用‘俄气’的‘冬季依赖’筹码。”格拉茨进而说，“乌克兰既是‘俄气’的大客户之一，也是其最重要的运输枢纽。并且，乌克兰本身也拥有一定的储气能力。在冬季的高峰使用时段，天然气储备非常重要。若没有乌克兰，‘俄气’并不具备足够的供给灵活度来满足欧盟客户的需要。这在2012年有过先例。所以，现在乌克兰是在讨价还价，为了使‘俄气’在合同上放软立场。”这是因为，“随着天然气市场价格的一路上涨，重新寻找进口源并不比直接从俄国进口划算”。舍费尔说。

“虽然乌克兰已开始从德国公司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口天然气，也在试图加大国内产出，但即使成功，他们还是需要许多年才能完全摆脱从俄国进口。”德国不来梅大学东欧研究中心主任普莱内斯（Heiko Pleines）告诉本刊，“而俄国也仍然以乌克兰为向欧盟出口天然气的运输渠道，这在很多年内也将不会改变。”现在的情况说明，“乌、俄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已有所减弱，但是他们仍需要彼此。所以合作必须继续。”



11月5日，乌克兰与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公司签署价值100亿美元的页岩气生产共享协议